

去婺源旅游,带团的导游是典型的水乡女子,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家乡口音普通话。那双眼睛总在不经意间转动着,似乎打着什么主意。我还没弄明白这种不太舒服的预感从何而来,她已经在大巴车刚刚驶出上晓起村时,以与司机就团费分配不均为由,“理直气壮”地离开了我们。

临下车前,她告诉我们,马路边满山坡都是茶树。片刻后,我的记忆忽然浮现——很久前看过一部电视剧,里面的茶嫂形象鲜明。再加上“上晓起村”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,我猛然想起一本感人至深的小说《原乡》。书中男主人公洪根生心心念念的“原乡”,正是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的上晓起村。那位离开我们的导游,直到最后一句分别的话仓促出口,也没有告诉大家,上晓起村名字的来历。

回家后,我买了多本关于婺源文化历史的典籍,查了诸多史志文献后才弄明

白。据晓川《汪氏族谱》记载,唐乾符年间(877),黄巢起义军攻打歙县篁墩,汪万武带领全家逃避战乱至此地,正是破晓时分,他们来到段莘水和晓起水交汇处,抬头只见青山环绕,绿水潺潺,古树参天,地沃草丰,花香四野,便在此处搭下草棚,升起炊烟,从此取名“晓起”。后人在晓起村边的小

溪上游一公里处建村,也称晓起,于是便有了上晓起与下晓起之分。

在上晓起村,我们跟随当时尚未离开的导游一起游览了老樟神树,欣赏了徽派古村建筑,还有几处颇有来历的老井。后来我从书上了解到,上晓起村多为官宅,下晓起村多为商户。那时跟着导游一路走来,只听

到她粗略介绍,至于上晓起和下晓起的具体分界,她并未提及。

仔细观察可以发现,婺源的建筑是明显的徽派建筑风格,和江西省其他地方的建筑风格有明显差异。关于婺源建筑风格的疑惑,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刻起,就萦绕在我脑海,直到导游离开我们,也没找到答

西,延续至今。

这位村民告诉我们,像他一样的部分村民一直希望婺源能重新划归安徽,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根。话语间,他流露出失落和感伤。我和先生虽能理解他的心意,却难以真正感同身受。因为“婺源人究竟归属何处”这个古老的话题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婺源人。那种寻根溯源的情感,对于我们这些外人而言,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层面。

在媒体上,我们看到的是梦中家园般的婺源,却难以触及婺源人心中的那份情与伤。这让我想起那位在茫茫人海中与我们偶然相遇、又匆匆别离的导游。从外貌判断,她大约三十多岁,既不知道小说《原乡》中洪根生寻找半生的故土就在婺源,更难以真正理解婺源人内心的所思所想。

一个合格的导游,心中除了那些明面上的地名、古迹、景点和传说,还应该装些什么呢?



●桐荫墨趣

菊园写生

李新宇

在许多人的眼中,非强者即弱者。职场中业务能力欠佳者、学校里成绩落后者、家庭中缺乏话语权者,都可能被贴上弱者的标签。不被重视的人、陷入困境的人,也常被归入此类。

然而,强弱并非绝对。苍鹰翱翔天际时是强者,若落入水中却举步维艰;帝王权倾天下,一旦失势

便性命难保。强弱之变,不过是环境与际遇的流转。

我们可以不强,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;即使在某些方面成为弱者,也无需悲观自卑。人本就不是靠单一维度生存的。真正的弱者,源于自我否定与消极情绪的桎梏——若连自己都放弃了自己,才是真正的困境。

经过哪些复杂而神秘的工序,令这些麦粒最终成为我嘴里的这口食物?我慢慢将所有食物吃完,费时甚久。那种饱腹感,彻底驱散了之前的空虚感。

这时,我突然发现桌子的一角,停着一只我特别喜欢的俗称“小蜻蜓”、纤巧美丽到可以入画的豆娘。我拿出手机,想定格这静物画般美丽的一瞬,它却飞走了,转眼不见——跟我一样,迷失在牛肉店升腾的热气中。

朋友说自己戒酒了,我却发现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摆着几个酒瓶子。他说的戒酒,总给我一种云里雾里的不真实感。指了指那几个酒瓶,问是不是准备随时“死灰复燃”?

“真的不喝了,谁叫,都不喝了。”朋友的妻子在一旁

作证。那一刻,我似乎明白了:不是所有的戒,都是从眼前彻底抹去,不是所有的戒,都是永不相见。有一种戒,是我时时刻刻看着你,却对你已没了感觉,不再是你的奴隶,看的是自己不堪的过往,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辙。

有个旧段子说,从前有个教书先生,一天看见一少妇担着双胞胎赶路,想开玩笑讨便宜,于是问道:“这两个孩子,哪个是先生的啊?”这少妇听出话外音,机智地答道:“管他哪个先生,都是我生的。”

“先生”这个称谓,早先就是指先出生的人。孔子说:“有事,弟子服其劳;有酒食,先生饌,曾是以为孝乎?”这里的“先生”就是指父辈或兄长。这是春秋时期,到了战国时候,就把年长而有学问的人均尊为先生了。

“先生”一词,在不同的年代、时期,其指代的对象也不尽相同。

有“一代才女”之称的陈衡哲给胡适写信时,称其“先

生”,胡适回信说:“你若‘先生’我,我也‘先生’你。不如两免了,省得多少事。”陈女士回曰:“所谓‘先生’者,‘密斯特’云也。”密斯特,是“先生”的英语读法,是当时对男性的礼貌称谓。西方的这种称呼传入后,国内就有了“赵先生”“李先生”甚至“我家先生”等对于普通人的称呼。

“先生”还指有一定学问的人,比如老师;或者指有一定技能、靠脑力劳动的人,比如账房先生、郎中先生、说书先生、风水先生。

当然,“先生”也不为男性所独霸,近现代社会,杰出的女性先生也非常了得,巾帼不让须眉。她们的道德、学问、智慧得到了人们的尊崇,用“先生”称呼名副其实,当仁不让。

一碗面的安顿

周春梅

单位附近有一家牛肉拉面店,生意一直不错,我却从来没有进去过。早晨路过那家店,看到老板满头大汗地干活,面条在他手里越拉越长、越拉越细,在空中腾挪翻转,仿佛有了生命。不知为什么,看到这个画面,经常感觉被“掏空”的我,又重新获

得了力量。对我来说,朴素的劳作、日常的生活,远比纸上的抽象理论更具鼓舞性。

这天我一时兴起,终于走进了这家店,感觉有些奇怪——就像和一个天天在散步时擦肩而过、却从未交谈过的人突然打了照面。老板娘很热情,迎上来问我吃什

我一文友,五年级便辍学,十三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,彻底中断了求学之路。但生活的磨难并未熄灭他求知的火焰,从在职至退休,他始终保持着买书订报的习惯,工资的三分之一都花在了报刊上,这份执着近乎痴迷。

他那间狭小的屋子里,报刊堆积如山,几乎成了报刊的海洋。最可惜的是那半小推车《大众电影》杂志,积攒多年,却因搬进楼房,无处存放,最终不得不处理掉。如今看来,那些杂志或许已成珍贵文物,但在当时,它们不过是无处安放的旧物。知识的命运,往往如此讽刺——价值总在时光流转中显现,而当下却常被忽视。

文友虽无学历加持,却有着一些学者未必具备的求知热忱。他视书刊为课堂,从湖南到故乡,从少年到白头,始终在字里行间探索。不是为了职称,不是为了文凭,更不是为了“文化人”的虚名。他读书看报,只为看见更大的世界。这种求知欲,如同春草破土,自有其坚韧的力量,任何外在的困境都难以阻遏。

我不禁想起古之学者凿壁偷光、囊萤映雪的故事,其勤学精神流传千古。但文友的坚持实则更为不易——既无良师引导,又乏同道交流,独自一人在书报的汪洋中跋涉。读《中国国家地理》,神游九州;阅《中国摄影报》,意会光影;看《电脑报》,竟与时代同步。这些报刊于他而言,恰似一所无形的大学,一位永不倦怠的导师。

想想看,今天知识之易得反而令人疏于汲取。大学生毕业往往离校即与书本疏远,硕士、博士也常以文凭为求学终点。相比之下,这位仅有小学五年级学历的老者,反而真正践行了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古训。

真正的学习,从来不计较从何处开始,只在乎是否愿意一路前行。这位老者用他几十年的报刊订阅,书写了一部独特的个人成长史,诠释了学习的本质不在于学历的高低,而在于那颗永不满足、永远好奇的心。纸张会泛黄,字迹会模糊,但从中获得的智慧之光,永远照亮求知者的心田,直至生命最后一刻。这大约就是“活到老学到老”最本质、最动人的模样了。

“脱脂打工”指在繁重工作之余,仍努力通过健身、控制饮食来减肥的职场人群。该词以幽默自嘲的口吻,展现了当代职场青年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工作常态下,对健康生活的积极追求和乐观精神,反映出他们日益觉醒的健康意识和对优质生活品质的向往。

现在投稿,很难收到退稿信了。我刚开始写作时,收到退稿信是家常便饭。哪个作者没收到过退稿信呢?别说普通作者,就连大作家也难免遭遇退稿——外国有,中国也不例外。

美国浪漫主义小说代表作家赫尔曼·麦尔维尔,1851年的作品《白鲸》遭遇退稿,信中称“十分遗憾,我等一致反对出版大作,因为此小说根本不可能赢得青少年读者的青睐。作品又臭又长,徒有其名而已”。美国杰出诗人瓦尔特·惠特曼,1855年的作品《草叶集》遭遇退稿,信中称“窃以为为出版大作,当属不甚明智之举”。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,1856年的作品《包法利夫人》遭遇退稿,信中称“整个作品一大堆堪为精彩,但被过于

纸上
戴冠伟
上年
轮

●网络新词语
赵超
脱脂
打工
人

繁复累赘的细节描写所淹没”。这些作品,后来都成了世界名著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曾多次被退稿,审稿编辑直言没有吸引力,实在看不下去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也曾遭遇退稿。

当然,我们这些普通作者被退稿,自然不能与大作家们相提并论。我收到过很多退稿信,至今保存着不少,它们已成为珍贵的资料。这些退稿信并非千篇一律的模板式回复,而是附有真知灼见的修改意见,每一封都弥足珍贵。

这样的退稿信,已经不多见了。如今投稿多用电子邮件,编辑基本不再退稿。即便退稿,也只会收到电子回复。

我会好好保存这些退稿信的,它们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鲁北
退稿信